

作家专栏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新河镇七十年变迁随想

□ 拙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俗语,寓意近于风水轮流转,指世事盛衰变化,万物变动不居。借用《周易》的哲学,所谓顺时变易,“生生之道,变而相续”。至于河东、河西之“河”,有人解释指黄河。古代黄河经常改道,某一处从前在黄河之东,后来却在黄河之西了。这样解释似乎太拘泥。河东、河西,不过借以说明今昔之变易,与有河没河无必然关系。

可是新河镇的七十年变化,实实在在与河东、河西有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句,概括新河镇的当代变迁,丝毫不爽,好像特地为它量身定制一样。

新河镇的地形,中间一条宽阔的大河——“新开河”,横贯南北,将集镇一劈为东西两部分。昔年的繁盛主要在河东。长约二百米的东大街,商号林立,店铺应有尽有:茶馆店、茶食店、饭店、酒店、照相馆、药店、新华书店、染布店、南北杂货店、缸髻店、小菜场、银行、医院……街面由长达三米左右的青石条铺成,积淀着几百年的光阴,每一块都光滑异常。下面是一米多宽砖砌的下水道。即使碰到倾盆大雨,雨水由青石条之间的缝隙流进下水道,街上从不见有积水。

东大街东首南折,是一条南北向的竖头街,解放后改名“解放街”,长不足百米,以早饭店、小酒店、熟食店居多。解放街南头东折,是东西向的民主街。长约二百多米,有小杂货店、纱庄、客栈、天主堂。

河西是西大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西大街东头临河之处,有一座祖师庙,庙前街上有多家酒店,最为热闹。河东河西有一座造型精致的石桥相连,称“庙桥”。1958年,大河截弯,取直、拓宽,庙桥和祖师庙被拆,西大街被砍了头,顷刻没了生机。

各色商店、银行、医院、商业行政机构都集中在河东,热闹远胜河西。东大街从早到晚,熙来攘往,茶馆、酒店,顾客盈门。尤其是小菜场和大街两旁的摊位,清晨天还未亮,人声早已经喧哗。“喂,几钿一斤?”“几钿一斤?”我家与小菜场贴隔壁,岳父家房间与大街只有一墙之隔,叫卖声、讨价还价声直灌进来,妻子常常揉着没睡醒的眼睛说,“我们就像困在扁篮里。”

东大街和民主街之南,有一条大河的支流,横贯整个镇的东西,名大通河。河南是通向上下沙的马路,路南有三处自西向东的重要场所:竞存小学、新新大戏院、烈士塔。其中新新大戏院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成了新河镇及周围民众

重要的娱乐场所。大戏院墙壁和屋顶全由毛竹搭建,座位一律是长木条凳,简陋至极,与今天豪华的大剧院相比,不啻乞丐之与富豪。但它在二十多年里带给民众的许多欢乐,毫不逊于今天的大剧院。尤其是演出传统越剧时,售票处前人头拥挤。风情万千的头牌花旦,风流俊美的小生,倾倒了无数观众。时隔六十多年,我仍记得夜晚新新大戏院里魅力无穷的情影和声光。

时来运转。三十年河东的篇章翻过,三十年河西的篇章不紧不慢地翻开。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河东一天天走向衰落:茶馆店里的说书人渐渐绝迹,东大街上古色古香的青石条换成了小石块,行人的脚趾经常被石块磕痛。长长的瓦筒罐替代了大街下面的下水道。潮来潮落的大通河底,埋下长龙似的口径更大的瓦筒管,古老的自然河道彻底消失。新新大戏院也拆了,光消声歇。八九十年代之交,河东的百货商店、银行、税务所、医院等先后搬迁到了河西。

我本人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河东的旧居关门二十多年,破旧不忍卒睹。本世纪初,在河西买了一套商品房,回故乡就住在河西。有时去河东旧居,看到从前人声鼎沸的东大街,衰败没落到无可形容,于是叹息复叹息。尤其是夜里,路灯昏黄,常常空无一人,偶尔有一二只猫、狗,在昏暗中独行,寂寞得不叫一声。

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河西建造新菜场。并以此为中心,规划南北三条街道。向西百米远,再建一条宽阔的新街,还有一条东西向的横街。社区医院、多家银行、快递公司、房地产中介公司、电信商店、饭店、医药商店、超市……不断涌现。原来属于一个生产大队的几乎一半土地,都用来建造新镇。河西马路两边,自九十年代开始,陆续建造商品房。马路两侧,出现各种商店,如足浴店、美容店、建材店、电动自行车商店、“小杨生煎”、“来伊份”等等。商品种类之多、商业设施之齐全、商业用地之面积,常住人口之数量,那是三十年前的河东无法相比的。从物质层面来看,河西替代河东,成为新河镇的中心,无疑体现了时代和科技的莫大进步。

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新河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大变迁?我想,原因不难概括:时也,势也。时势乃是一切变化的原动力。一个时代的变迁,无不源于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的发展和变迁。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说清楚

时势与变化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

再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否河西一定胜过河东?我说,不一定。无论自然和人事,变是绝对的。但变的结果并非一定是正面或一定是负面。最近听到一个幽默段子,说的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摘其几段:“三十年前,不离不弃的是夫妻;三十年后,不离不弃的是手机。三十年前,管儿子叫狗子;三十年后,管狗子叫儿子。三十年前,哪怕你什么都没有,只要你是壮劳动力,总有姑娘愿意做你媳妇;三十年后,哪怕你是糟老头,只要你有车有房有存款,照样有姑娘愿意嫁给你。”听着,简直要笑出眼泪。笑过之后,还可以思考段子背后的哲理:三十年河东、河西,其实并非一定河西胜于河东,反之亦然。世间万物的变迁,只有在变过之后,才可以评判变迁前后的成败优劣。

何况,世事的变迁,更多时候出于偶然性。譬如新河镇大桥河东桥堍旁,有一棵施姓人家祖先种植的银杏树,树龄二三百。经历了无数天灾人祸,好不容易活到今天。谁晓得几年前,不知何方来了个精神病患者,硬把树皮剥了一圈。结果,珍贵古木死于非命。这岂非是莫大的偶然?从新河镇的整体变迁而言,若三十年前镇上的主事者决定以河东为发展中心,规划未来,结果是否河东更为繁荣,河西依然冷落?

三十年河东河西,犹如逝水,永远不会停止。最新的例证是河西的菜场存在了将近三十年,最近关闭了,三条南北向的街道,繁荣不再。而在更河西的地方,建造了宏伟的新菜场。河西的居民买菜,要往西多跑一二里。河东的居民,则须乘二三站路。仅此一事就可以证实上面的结论,三十年河东河西,永远变动不居,但并非河西一定胜过河东,或河东一定不如河西。

拙翁生于新河,长于新河,亲历当代新河七十年变迁,真希望将来能出现一位大手笔,规划未来的新河镇:以大河为中轴线,沿东西河岸建造别具特色的新镇,商店和居民区隔河相望。河上再架二座木桥,沿河人行道种植佳木名花,河边有亲水平台。菜场河东河西各一个。河中游船,可达南边二里之外的长江。届时,新河镇的居民及外来者,既喜欢河东,也喜欢河西。虽比不上乌镇、南浔、周庄等江南古镇,可能会算得上崇明岛上的名镇。拙翁上面这番话,今天看来近于胡言乱语,但说不定将来几番三十年河东河西之后,我的梦想能成真呢!

□ 北风

六七个人合坐的长条凳。这也是当年构成“大礼堂”“大戏院”之“大”的一个重要元素。条凳渐去,曾经的来自于条凳的另一头的那句“坐好子喔”的叮嘱,则永远会留在我们的生活中。此间的道理告诉我们,你的每一个行为,都不应该对你周边的人造成任何负面影响,而当你的某一个行为有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时候,就需要作充分的提防,取充分谨慎的态度。这样的考虑,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顾全,而有如此顾全,社会就会安好、祥和。



《新雨初歇》(国画) 季云龙

诗韵悠悠

清晨 听鸟儿说话

□ 顾后荣

拂晓 黎明 凌晨
依次被这些鸟的话语过滤
耳朵醒来 无需打开门窗
可以做一个不怀恶意的
偷听者 正当其时

听一群鸟争鸣 此起彼伏
是集体的声音
一种站在高枝上的民主
带着露水蒸馏的纯粹
听两只鸟对歌 一唱一和
是两情相悦的调子
情投意合 让人羡慕

听一只鸟独白 长一句短一句
不知谁作的曲
或许是庆幸刚从罗网中脱身

听力探秘 在此时
蟋蟀停止了怯怯的私语
青蛙抛却了夏日的狂躁
野猫停止了声嘶力竭
只在这样的时刻
鸟儿开始说话

失眠的人进入浅梦
酣睡的人次第醒来
气枪和弹弓退守黑暗
那些友好的树
伸出胳膊 用树叶鼓掌

此时 做一个心怀善意的
倾听者 满是欢喜
而经过鸟的声音过滤的
晨曦 正在敲响窗户

心香一束

从幕后创作到台前歌唱

□ 黄启昌

五十年的光阴,在岁月的长河里仅是一瞬,却足以让一个人的人生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幕后的文艺创作到台前的歌唱,这条路我走了整整半个世纪,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每一程都印着岁月的痕迹。

记得那年冬天,我在公社兴修水利的空地上,公社宣传队演出我创作的“三句半”,当演到“小伙子掘泥像捞豆腐,大姑娘挑担像飞燕过”时,耳边响起了热烈掌声。那时的我,是躲在幕后的文艺节目创作者。我随宣传队走村串户,在挖河工地的尘土中演出,在打谷场的稻香里歌唱。创作是我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是我为这片土地献上的最真挚礼赞。

参军后,我带着这份热爱走进了部队宣传队。在军营里,我先后创作了《战士的心愿》《探亲路上》《新房里的风波》……那些作品,像一面面镜子,映照出军人的赤子之心。记得在军区后勤部文艺汇演的舞台上,当创作的节目获奖时,我站在幕后,看着战友们台上接受掌声,心中涌起的是另一种满足。

退伍后,我是单位的文艺骨干。创作的“崇明山歌”表演唱,它带着泥土的芬芳,带着江风的清凉,在系统的文艺汇演中绽放光彩。那些年,我习惯了在幕后默默耕耘,习惯了用文字为参演人员提供“食粮”。每当看到自创作品在舞台上鲜活起来,看到节目《获奖证书》,我就觉得一切都

值得。

岁月如歌,转眼间我已退休多年。本以为会继续在幕后沉寂,却不曾想生命给了我一个惊喜的转折。那一天,有位朋友说我的嗓音条件不错,可以到他的演出队去独唱。我本想推辞,可当我常唱的那首《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时,我的心突然被触动了。因为这首歌,我在网上和OK厅演唱过多次,却从未在正式的演出舞台上唱过。

第一次站在为敬老院演出的舞台上,众目睽睽下的我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当我唱出第一句歌词“在那云飞浪卷的南海上”时,所有的忐忑都化作了澎湃的情感。当我看到老人们眼中的期待,有位老人还情不自禁地为我打着拍子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原来站在台前的感觉是如此美妙。

从此,我开始了从幕后到台前的转型。在不同场合的演出中,我用歌声讲述着西沙的故事,用旋律传递着对祖国海疆的热爱。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每一次歌唱,都是一次生命的绽放。

如今的我,依然在写着,唱着。不同的是,我不再只是躲在幕后,而是勇敢地走到了台前。因为我知道,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站在哪里,而在于你是否真诚地表达了自己。从幕后到台前,这条路我走了五十年,却仿佛才刚刚开始。因为艺术永远年轻,因为热爱永不褪色。